

德国十大畅销小说之一

POPE JOAN

我宁可放弃一切，也不愿活在无知中！
而你，有胆量承受真相吗？

女教皇

唐娜·沃尔夫·克罗斯 / 著
谢瑶玲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女教皇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教皇/(美)唐娜·沃尔夫·克罗斯著;谢瑶玲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9.5

书名原文: Pope Joan

ISBN 978-7-80251-056-2

I. 女… II. ①唐… ②谢…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356 号

POPE JOAN by DONNA WOOLFOLK CROSS

Copyright: © 1996 BY DONNA WOOLFOLK CRO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08-5754 号

女教皇

-
- 著 者 [美] 唐娜·沃尔夫·克罗斯
译 者 谢瑶玲
责任编辑 李 健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056-2
定 价 28.0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10080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相关评论

“没人能保证女教皇的存在。但不可否认，当你看了这本书，会真心希望历史上曾有这位伟大的人物，她刚柔并济的形象，为这段欧洲历史注入了新潮洪流。”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不读到最后一页，你绝对无法把它放下！”

—— (GLAMOUR)

“对黑暗时代做了最栩栩如生的重新诠释！”

——书单 (Booklist)

“无非是作者笔下最富争议的作品！”

——科克斯书评 (Kirkus Reviews)

“探讨一个独立、聪明、勇敢的女人不寻常的一生，她反抗压迫，登上宗教权势最高峰，读来扣人心弦。”

——旧金山记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一部绝对高评价的个人奋斗和成功小说！”

——图书馆周刊 (Library Journal)

“以丰沛的历史后盾，作为完美小说的编织素材！”

——奥兰多守卫报 (Orlando Sentinel)

“此书证明了：有些事物是永恒不变的，只是换了主角与舞台。”

——沃兹堡晨星报 (Ft. Worth Morning News)

“作者以生花妙笔加上绝佳想象力，写出了黑暗时代女教皇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写活了一位宁可放弃一切，也不愿活在无知中的女人。”

——作家茱蒂·梅寇 (Judith Merkle Riley)

楔子

公元八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日。

英格海村的接生婆罗楚，冒着风雪朝村中教士的屋子走去。一阵强风扫过，将枝丫上的冰柱吹落，钻入羊毛薄袍上的破洞或补丁。林间小路已被积雪掩埋，每走一步便是雪深及膝。眉毛睫毛都黏着快凝结成霜的冰雪，得不停擦拭着脸才能看得见路。尽管双手双脚都裹了层层麻布，罗楚仍旧冻得四肢发疼。前头小径出现一团黑影——是死乌鸦——生命力顽强、嗜食腐肉的鸟，因为鸟喙无法撕扯冻硬的尸肉，在今冬也难逃死亡的厄运。

罗楚打了个冷颤加快脚步。教士的女人古伦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开始阵痛。“这孩子可真会挑时间，”罗楚暗想，“单单这一个月来就有五个孩子出世，但没一个活过一个礼拜。”一阵风夹着雪扑面而来，使她看不清这原本就难以辨识的路径。罗楚一阵惊慌，已经不止一个村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不着路而冻死，她强迫自己挺直身子，风雪在四周打转，举目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等风稍微停住，她依稀看出小路的轮廓才又迈步向前，手脚已完全麻痹，不再感觉疼痛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此刻不能多想只能力图镇定。

“我不能光想着冷，一定要想点别的。”她想着小时候的家，一处占地约五公顷的富庶庄园。温暖舒适，由坚固的木头筑成，比邻居们那些掺涂泥巴的木条墙不知好了多少倍。屋中火炉总是燃着熊熊火焰，烟盘旋而上向屋顶的开口飘去。罗楚父亲在亚麻衣袍上套了件昂贵的水獭皮背心，母亲则在黑色秀发上别了好几条美丽的丝带。罗楚自己穿了两件宽袖长袍，又加了一件柔软温暖的羊毛斗篷。她回想着那昂贵的毛料触感是多么细致、柔滑。

一切都瞬间消失。连着两个夏季的干旱加上一场霜害，毁了所有收成。到处都有人在挨饿；在瑟林基亚甚至有人吃人的谣传。罗楚父亲变卖家产使一家人暂时免于饥饿，当羊毛斗篷被拿走时，罗楚还哭了一阵子，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那年她八岁，对世界的恐怖与残酷仍无法理解。

她举步向前对抗另一阵风雪，却止不住头昏眼花。她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唉，只要一切顺利，说不定教士一高兴还会给我些腌肉呢。”想到这儿她精神一

振，终于走出了林子。教士家的轮廓浮现在前方不远处。因没有树枝屏挡，地面积雪更深了，但她奋力走到门前，敲了门便自行入内，寒冷令人顾不得社交礼节。黑暗令她眨了眨眼，窗子被钉上木板以抵御严寒，唯一的光源是炉火和散置四周几根冒着烟丝的蜡烛。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她看见炉火边有两个男孩紧紧依偎在一起。

罗楚问：“生了吗？”年纪较大的男孩回答：“还没。”罗楚低声向产婆守护神圣寇斯玛思道谢祷告了几句，她已不止一次因晚到而失去报酬。她站在炉火前剥掉冻贴的破衣，掐揉冻僵的四肢；男孩们默默看着，两个都像爸爸黑发黑眼，没有遗传到撒克逊母亲银亮的金发。罗楚还记得教士带着古伦回来时，村里男人瞪着她金发看的情景。教士带回女人，委实引起了一场骚动。有人说那是违法的，因为皇帝已颁下敕令禁止教会男人娶妻。但有人说若没有妻室，男人极易受到邪恶的引诱，像塔波洛教士们的通奸和醉酒狂欢就使教会大大蒙羞；再说教士又是个正直勤奋的人。

屋里很温暖。火炉里高堆着桦树和橡树的木头，这是个温馨的住所。墙壁用厚实的木头围成，缝隙用稻草灰泥填补以御严寒。窗上钉的是橡木板，能防止东北风吹入。屋子隔成三个房间：主卧室以及一间冬天用来关牲口的——还听得到蹄子搔爬和拖行声自左方传来。而中央这个最大的房间，不但是全家人工作和吃饭的地方，也充当孩子们的卧房。全英格海村除了主教的石屋外，就属这屋子最称头了。

罗楚快步绕过隔间，古伦躺在铺了新稻草的泥煤床上。教士坐在一旁，对罗楚点点头后又专注看着膝上那本大木装书。那是《圣经》，也是罗楚看过唯一的一本书。这本圣经是教士从故乡英格兰带来的，那里的书并不像这里那么稀少。

罗楚立刻看出古伦情况不妙：呼吸短促、脉搏太快且全身肿胀。她掏出在秋天仔细搜集的鸽粪丢入火堆，驱散空中的邪灵。接着必须为古伦止痛，好让她放松生下孩子。罗楚取出一束紫茎的黄色茄毒草花，放进土钵磨碾成粉，草花散放出的辛辣味使她忍不住皱皱鼻子，然后将粉末溶入红酒端给古伦喝。

教士突然开口：“你要给她喝什么？”罗楚吓了一跳，几乎忘了他也在场。“阵痛使她虚弱。这可以止痛，使孩子快些出世。”教士皱眉自罗楚手中拿过酒杯扔进火里，酒液在火中发出嘶嘶声后便蒸发了。“女人，这是亵渎上帝。”

罗楚目瞪口呆，她费了好几星期才采集到那么一点珍贵的药草！“《圣经》上写了，”教士以手拍书以示强调，“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种药是邪恶的！”罗楚愤愤不平，她的药并不邪恶。教士自己牙痛也吃她给的茄毒草，那时可没听他抱怨过呀。不过她不会跟他争论，教士很有势力，只要他说罗楚的方法邪恶，她也就别想了。罗楚只好另想他法，她用长布条紧紧裹住古伦的腹部，接着取出兔子的足踝骨，小心翼翼刮下薄薄三片放进古伦嘴里，“慢慢嚼。”现在也只能等了，罗楚由眼角窥视教士，只见他又皱眉专注地看书，眉头和鼻梁都要揪在一处了。

教士将这个撒克逊女人带回来有多久了呢？十年还是十一年？古伦当时算不上

年轻，总有二十六、七了，但很漂亮，有长长的白金色头发和湛蓝双眼。她在韦尔登大屠杀中失去所有家人，当时成千上万的撒克逊人因不愿接受吾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丧命。“换了我可没那么笨。”罗楚心想，他们要她对任何奇怪或可怕的神发任何誓都成。那又不会改变什么，聪明人就要懂得随机应变。

古伦嚼食兔骨头薄片已过半小时，可是情况并无好转。罗楚叹了口气，连这么强的药也无法见效，显然必须用更激烈的方法才行了。当她向教士寻求帮助，教士专横地说：“去找个村妇来吧。”罗楚却不耐烦地摇摇头，“我需要‘你的’帮忙，而且要快。”教士瞪着罗楚：“我的帮忙？你疯了吗？那是女人的事，是不洁的，我绝不插手。而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她以前也顺利生产过，你不可能知道她会死的。”这太过分了，罗楚无法容忍他对她专业的质疑。“你才什么都不知道，你甚至没有好好看她一眼，现在去看看她，然后再告诉我她不会死吧！”

教士走到床边低头看看妻子。她的头发濡湿地贴在惨白透黄的皮肤上，眼睛深陷且有黑眼圈，若非仍断续呼出长气，看起来就像死了。教士不安地来回踱步，最后停住。“你要我做什么呢？”罗楚咧嘴一笑：“喔！将她扶起来吧。”他们分站古伦的两侧扶她站起身，教士的力气比罗楚想像的更大。这很好，因为接下来他会用尽每一分力。

“我们必须迫使胎儿转向正确的胎位。我一下令，你就要尽力将她抬高，并用力摇动她。”教士点点头，嘴角紧紧抿着。他们两人合力抬着奄奄一息、头垂在胸前的古伦。“抬！”罗楚喝道。他们将她抬高并上下摇动，古伦挣扎着尖叫，他们很快放下她，罗楚又一声令下，再次抬高、摇动，古伦最后几近昏迷。“只要我动作够快，一切就会在她清醒之前结束。”罗楚的手伸入产道，用食指撕扯紧绷的肉，开口终于不情愿地张开了。罗楚探手握住胎儿头部轻轻外拉，几分钟后婴儿滑入产道。她小心翼翼持续往下拉，以免伤及胎儿头骨和颈骨。轻轻将头拉出后，顺势将右肩、左肩拉了出来。最终坚定的一拉，小婴儿终于湿溜溜地滑进罗楚臂膀中。

“是个千金。”罗楚宣布道，一转身却看到教士不以为然的神情。“女的！真是白费力气。”教士走到床畔，仿佛就要亲古伦了，但他表情一下子变得严厉，甚至生气。“女人带来罪恶。”他向后退开。古伦睁开眼，教士的眼神却使她的微笑消退在唇边。“先生？”她怯生生地开口。

“是个女儿。”教士口气冷淡，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悦。“琼安，就叫她琼安吧。”他大声宣布，猝然离开了房间。

第一章

雷声隆隆作响，把孩子惊醒了。她想向哥哥寻求安慰，但随即忆起哥哥已经走了。

春夜的阵雨使空气浮荡着新翻泥土的酸甜味，滂沱大雨一阵阵打在教士家的屋顶上，厚厚的葺草屋顶保住了屋内的干燥，只有角落小水洼汇集的水滴，慢慢流向泥土地上。起风了，橡树不规则地拍打着屋外的墙壁，枝丫在室内投下黑影，可怖的黑手指在床缘上下扭动向女孩招手，吓得她向后缩。“妈妈……”她张口想叫，却又噤声。她决定放手一搏，眼睛紧盯着黑影，屏住呼吸滑下床，转身拔腿跑过隔间。

隔间另一边又暗又安静，只有母亲规则的呼吸声。女孩挨近妈妈，透过薄被子感觉母亲柔软的身躯。古伦被吵醒了，睁开眼睛困倦地看看女儿，伸手揽住她。“琼安，你应该好好睡呀。”琼安快速向母亲诉说那只魔手，古伦轻拍女儿安慰她，暗自感叹——女儿长得太像“他”了，英格兰人的粗脖子和宽下巴，没有遗传到古伦的优雅修长，不过眼睛又大又亮，碧绿的眼眸中心有暗灰色的光环。古伦对琼安闪亮的金发感到满意，不是丈夫那些残暴族人那种粗粗的黑发，她抚摸着，忍不住微笑。“我的头发，至少这一部分是我的。”琼安淘气地拉扯古伦的长发辫，使白金色丝缎般的长发披散下来，她从未看过母亲散开头发。教士声称女人的头发是魔鬼撒旦用来捕捉男人灵魂的网，而古伦的头发更是非凡的美，在丈夫的坚持下，她总是把头发编辫藏入粗麻布帽下。

琼安突然问：“为什么哥哥们要走呢？”

“你知道为什么。你父亲带着他们一起去传教了。”

“为什么我就不能去？”

古伦耐心地叹了口气，这孩子就是爱问问题。“麦修和约翰是男孩，将要成为教士，你是女孩，这些事都与你无关。再说，你还太小了。”古伦补了一句。琼安生气地说：“到冬天我就四岁了！”古伦看着孩子气鼓鼓的脸，只觉得有趣。“是呀，我都忘了，你是大女孩了对吧？四岁，真的长大了。”

琼安任母亲抚摸她的头发，忽然又问：“异教徒是什么？”父亲和哥哥们常说到

异教徒，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似乎是种很坏的东西。古伦挺直背脊，这个说词有一种魔力。查理曼皇帝那些黝黑又残忍的士兵们边咒着这句边掠夺古伦的家乡，杀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大帝”。古伦心想，要是曾亲眼目睹军队将自母亲怀中夺走的撒克逊族婴儿乱甩几圈后丢向红土石头，使其脑浆迸裂惨死，他们还会尊称他为大帝吗？古伦缩回手，“这问题得去问你父亲。”琼安不明白，但听得出母亲淡漠的口气，她急忙说：“再说那些神话给我听吧。”

“不行。你父亲不赞同我说那些故事。”

琼安庄重地将两手按在胸口上，照母亲教她的那样以雷神梭尔的圣名，发誓永远保密。古伦忍不住又一次搂住琼安，“好吧，我就说给你听吧。”她的声音又一次变得温暖热切，慢慢说着童年回忆中的北欧诸神：战神欧登是众神之首，肩上站了两只乌鸦，分别掌管思想和记忆。“快说智慧井那一段嘛。”琼安央求道。

“一日欧登走到智慧神米米尔掌管的智慧井边请求喝口井水。米莫要求他付出代价：‘智慧总是得经由痛苦才能得到的，你得以一只眼睛作为代价。’虽然这是个困难的抉择，欧登还是同意付出一只眼睛。他喝了水，还把得到的智慧传给了人类。”

琼安以严肃的眼神注视着母亲。“妈妈，你会那么做吗？为了拥有智慧、什么都知道？”古伦承认道：“只有神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会，因为我会害怕。”

琼安若有所思：“我也会怕，不过我会很想知道那口井会告诉我什么。”古伦笑了笑：“也许你不会喜欢它告诉你的事。撒克逊有句俗语说：‘智者很少是快乐的。’”琼安一知半解地点点头，古伦继续描述起奇妙的宇宙树：“那棵树非常美，谁也看不到树顶……”

她停住口，琼安抬起头看到父亲正站在门口，古伦自床上坐起来。“孩子被雷声吓到了，所以我就说些无伤大雅的故事安慰她。”教士的声音因强压着怒气而微微发抖：“无伤大雅！这种褻渎的故事叫无伤大雅吗？”他瞪着那头散开的金发，怒不可遏地吼道：“我严禁你这么做！你竟敢！”他伸手揪住古伦，想要将她拉下床。“异教徒女巫！”

琼安紧紧抱住母亲，古伦用力推开她。“走吧！快走！”琼安松手跳下床，向前跑到门边，她回头看到父亲粗暴地揪住母亲的头发迫使她跪下，父亲自腰间皮带上抽出骨柄长猎刀，琼安吓得停住脚步。教士以刀尖抵住古伦的喉咙问：“你受魔鬼诱惑？说！”古伦含着眼泪，眼中闪着抗拒的光芒，“我弃绝所有的恶魔。所有的撒克逊神，它们都是魔鬼……”

琼安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挽起母亲一大把的头发挥刀而下，金发在撕裂声中被斩下，散落到地板上。琼安掩嘴转身没命地向前跑，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团影子。是魔手！她用力扭动，可是这黑影很大且紧紧抓着她。

“琼安！不要怕！是我！”是十岁大的哥哥麦修。“我们回来了。琼安！别怕，

是我。”琼安摸到了麦修戴在胸前的十字架，便放松地与他一起坐在黑暗中倾听。听到母亲几度痛得叫出声来，麦修大声咒骂了一句，回应他的是七岁的二哥约翰躲在被子下的一声啜泣。头发的撕裂声终于停止了，传来教士喃喃的祷告声。琼安感到麦修紧绷的身子放松，她哭了出来，他抱着她轻轻摇着，她抬头看他。“父亲叫母亲异教徒？”琼安狐疑地说，“她是吗？”

看到她难以置信的惊恐，麦修忙道：“很久以前了。现在不是了。不过她说给你听的那些故事是异教徒的故事。你知道十诫的第一诫吧？”琼安点点头，尽责地念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错。那表示妈妈告诉你的那些神都是假的，说起它们便犯了罪。为了她的灵魂，妈妈必须受罚。她没有服从她的丈夫，这也是违反上帝的法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是那样说的，因为丈夫乃妻子之首，所以一位妻子凡事皆得听从丈夫……”“为什么？”

“为什么？”麦修感到错愕，从没有人这样问过他。“我想是因为……因为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差吧。男人高大、强壮，也比较聪明。”“可是……”琼安想回答，但麦修却打断了她的话。

“你已经问够了，该睡觉了，走吧。”麦修对她很好，琼安乖乖闭上眼睛蜷缩在被子里，但其实心里困扰到睡不着。“约翰七岁了还不会背赞美诗。”琼安四岁已会十篇。约翰并不聪明——但他是男生。麦修怎么可能会错？他无所不知。他以后会成为教士，就像父亲一样。她在黑暗中清醒地躺着，思索这个问题，天快亮时她终于睡着了，却梦见天神们在打仗。大天使加百列从天堂赶来，拿着火剑与北欧诸神大战着。后来所有天神都被赶走，加百列凯旋返回天国时剑已不见，手上握的竟是一把骨柄猎刀。

第二章

木笔快速地移动，在黄蜡板上划出一个个的字母和文字。琼安站在麦修身旁，专注地看他抄写当天的功课。偶尔他会停下来在蜡板上挥动蜡火，以免蜡太快变硬。

她喜欢看麦修写功课。他的尖骨木笔划过蜡板，留下各种线条，在她看来有种神秘的美。她渴望看懂每个符号，所以专心地看每一笔划，似乎这样就可以发现每一划的意义。麦修放下木笔，仰靠着椅背，揉揉眼睛。琼安立刻趁机倾身向前，伸手比向一个字。“这是什么呢？”

“杰罗姆。这是创教先驱其中一位伟人的名字。”

“杰罗姆。”她慢慢地重念了一次。“听起来和我的名字有点像。”

麦修微笑同意道：“有些字母是一样的。”

“教我。”

“最好不要，父亲知道会生气的。”

“他不会知道的。”琼安求道，“拜托嘛，麦修，我想知道。拜托你教我嘛。”

麦修犹豫地说：“我想，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应该没什么不好吧。说不定有天你结婚后必须自己理家时还会有用呢。”

他用大手握住她的小手，教她写自己的名字。“好，现在你自己写写看。”琼安紧握着笔，强迫自己的手指就位，让它们写出她记下来的字母。有一次当她无法使木笔划到她要的地方时，她感到挫折地叫了一声，麦修安慰她，“慢慢来，你才六岁，慢慢来吧。”

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跑到外面去。在畜栏外围松软的泥土上，她一次又一次地练习写字母，直到她确信完全写对了，才得意地去拉麦修过来看她的成绩。“嘿，真不错呢，真的很好。”他随即制止自己，不安地说：“不过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可不好。”他用脚刷了刷泥土，擦掉她写字的痕迹。

“不要，麦修，不要！”琼安想把他拉开。畜栏里的猪被叫声惊扰，开始齐声哼叫。麦修弯身拥抱她。“不要紧的，琼安，不要难过。”

“可……可是你自己说我写得很好的。”的确是好得让麦修惊讶，比大她三岁的约翰写得还好。要不是琼安是个女孩，麦修会说有一天她可以当很好的书记。不过

眼前还是别让这个小女孩胡思乱想。“这些字不能让父亲看到，所以我才把它们擦掉。”

“你再教我更多字好吗？麦修，好吗？”

“我已经教你太多了。”

她十分慎重地说：“父亲不会发现的。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告诉他的。而且我写完字后一定会很仔细地擦掉。”她深邃的灰绿色眼眸直盯着他，非要他同意不可。麦修有点懊恼地摇摇头。她还真固执。他慈爱地捏捏她的下巴。“好吧。不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之后只要一有机会——虽然远不及琼安所希望的多——麦修就会教琼安写字。

一日当她拿着父亲的《圣经》来找麦修时，他吓了一跳。“你在干什么？”他叫道，“快把那本书放回原位！你根本不该碰的！”

“教我读嘛。”

“什么？”她的大胆令人震惊。“这要求太过分了。”

“为什么？”

“第一，读书比只是学写字母要困难多了。我怀疑你甚至可能学不会。”

“为什么学不会？你就学会了。”

他自豪地一笑。“没错，但我是男人呀。”说他是“男人”倒不尽确实，因为他还不满十三岁呢！再过一年多，等他满十四岁时，他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不过他喜欢现在就宣告这项特权，反正他妹妹也搞不清楚。

“我学得会的。我知道我可以的。”

麦修叹了口气，要说服她可真难。“不只如此，琼安。女孩子学会读写是很危险也很不自然的事。”

“圣凯瑟琳就会。主教在布道时说过，记得吗？他说人们敬佩她的智慧和学问。”

“那不一样。她是个圣徒，你只是一个——女孩子。”

她不再说话了。麦修为自己这么轻易就赢了这场辩论而得意，他知道他妹妹有多坚决。他伸手要拿《圣经》时，她本已要把书递给他，但随即又缩回手。“为什么凯瑟琳是圣徒呢？”她问。麦修仍伸长了手，顿了一下说：“她是殉教者，为了信教而死。主教在布道时说过的，记得吗？”他忍不住学她的口吻。

“她为什么要殉教呢？”

麦修叹了口气。“她以合理的辩论，指控麦森提亚斯皇帝和他的五十位大臣信奉虚假的邪教，因此她受到了惩罚。现在，把书给我吧。”

“她那时候几岁呢？”

这小孩净问些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了，”麦修不耐烦地说，“快把书给我吧！”

“她到亚力山大去和皇帝的大臣们辩论时已经老了，对吧？”她紧抱着书向后退。麦修考虑是否要把书从她怀里硬抢过来。不行，最好不要。那么脆弱的装订很可能会松脱。到时他们俩可就会有他连想也不敢想的麻烦了。还是继续说话，回答她那些幼稚的傻问题，直到她问累了为止吧。“主教说过是三十三岁，和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一样的年纪。”

“当圣凯瑟琳去指控皇帝时，她已经是像主教说的那样很有学问了吧？”

“当然了。”麦修自以为是地说，“要不然她怎么能把那些大臣们都说得哑口无言呢？”

“那么！”琼安小小的脸蛋显现出胜利的光彩，“她一定先学会读书才成为圣徒的。她还像我这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

麦修又气恼又惊讶，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哈哈大笑，“你这个小淘气！”他说，“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算你会说话！”这时她把书递给他，露出期待中的笑容。麦修接过书，摇摇头。她真是个奇怪的孩子，这么好奇，又这么坚决、自信。她一点也不像约翰或他所认识的别的小孩。在她那张小女孩的脸上，却有一双如老妇般闪动着智慧的眼眸。怪不得村里其他的女孩子都不愿跟她玩。

“好吧！”最后他说，“我会教你读书，不过这可比你想像的要难得多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琼安向前倾身看麦修所指的那一段，闻到羊皮纸和木头的辛辣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接下来的夏、秋两季气候温和，适宜农作，村里的收成前所未有的丰硕。可是到了冬天却降了大雪，寒风夹着冰霜自北方长驱而入。教士家的窗子都钉上了御寒的木板，墙外堆着积雪，一家人多半都待在屋里。琼安和麦修很难找到时间上课。天气好时教士会出门传教，带着约翰同行——好让麦修留在家里读书。当古伦到林间去捡木柴时，琼安就会赶紧跑到麦修的书桌旁，将《圣经》翻到他们上一课停止的地方。琼安就这样继续突飞猛进，到了四旬斋节前，她已差不多将《约翰福音》读完了。

一日麦修将一个用细绳绑住的木勋章送给琼安，帮她戴上并笑着说：“看看勋章上面吧。”勋章上刻了一个女人，轮廓并不精细，女人的眼睛却刻得很清楚，充满睿智地直视前方。麦修又指示：“现在看看背面。”

亚力山大的圣凯瑟琳。琼安叫了一声，她知道这几个字象征什么，她眼里噙着泪水。“谢谢你。”她注意到他有黑眼圈，而且看起来疲累不振，她关心地问：“你还好吗？”

“当然！”他有点心急地答道，“我们开始上课吧，好吗？”可是他却涣散不安，连她犯错他都不曾察觉。琼安问：“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有点累，对不起。我们刚才看到哪里了？啊，对，再把

最后一段念一次吧！这次可别把动词念错了。”

第二天，麦修醒来时抱怨说他头疼喉咙也痛。古伦用琉璃苣和蜂蜜为他熬了一碗药，“你得躺在床上好好休息。老威波太太的儿子拉肚子，说不定你被感染了。”

麦修笑着说他没有。他做了几个小时的功课，又坚持到屋外去帮约翰修剪树藤。隔天早上他发烧了，而且吞咽困难。就连教士也看得出他病了，他说：“你今天不必念书了。”这是前所未有的豁免。他们向洛须的修道院求助，隔了一天医生就来为麦修检查。他面色凝重地摇着头，低喃着什么。琼安这才意识到她大哥的病况可能相当严重，这想法令她惊恐。修士医生为麦修放了大量的血，并拿出各种圣物不断地祷告，但到了圣塞佛瑞纳节时，麦修病危了。他高烧不退，在昏昏沉沉中夹着阵阵剧烈的咳嗽，使得琼安拼命掩着耳朵，不忍听到。

那一整天，直到夜晚，全家人都守在他的床畔。琼安跪在她母亲身旁，麦修外表的改变令她害怕。麦修的脸皮紧绷，使他那熟悉的五官扭曲变形，像个可怕的面具。在他发热的红潮下，泛着阴惨的死灰。在她们的上方，传来教士在黑暗中单调地为他儿子祷告的声音。“天父，伟大的上帝，永恒的主，请将你的德注入我们脆弱的肉体……”琼安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

“不！”她母亲的哭喊声蓦地将她惊醒。“他走了！麦修，我的儿子！”琼安望向床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改变。麦修仍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然后她注意到他的皮肤已失去了发热的红潮了，他整个人变成了灰色，如石头般的颜色。她握住他的手。这只手松软又重沉沉的，已不似先前那样地烫手。她紧握着那只手，将它贴向她的脸颊。“麦修，请不要死。”死表示他再也不会陪她和约翰睡在大床上了，她再也不会看到他坐在松木桌前专心地埋首苦读，她再也不会坐在他身边看他的手指在《圣经》的书页上划动，指着字要她念出来了。“请不要死。”

麦修走了。以后再也没人教她读书了。

“我们都必须忏悔。”丧礼过后，教士宣布道，“因为我们犯了罪，上帝才会将怒气降在我们这一家身上。”他要琼安和约翰在充当家中祭坛的硬木板上跪下来默祷。他们就那样跪了一整天，不吃不喝，直到夜晚才被允许上床睡觉。没有了麦修，他们的床显得又大又空洞。约翰肚子饿得低声呻吟。到了半夜，古伦将他们唤醒，以一只手指按着唇警告他们噤声，教士睡熟了。她很快递给他们几片面包和满满一木杯的温羊奶，她只敢从食物柜里拿出这一点东西，以免使她丈夫起疑。约翰大口大口地把他的面包吞了，却还是饿；琼安便把她的一份又和他分着吃。他们一吃完，古伦便收走木杯，为他们盖好被子，离开了。两个小孩紧挨着彼此互相安慰，很快就睡着了。

在第一线曙光中，教士将他们唤醒，也没让他们吃早餐，就要他们跪到祭坛上

去继续忏悔。早晨来了又去，到了晚餐时分，他们仍然跪着。向晚的阳光透过窗缝，斜照到祭坛。琼安叹了口气，换了一下重心。她的膝盖很痛，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她努力让自己专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没有用，她太不舒服了。她又累又饿，更想念麦修。她不禁想着为什么她没有哭。她的喉咙和胸口有一股压力，可就是没有眼泪。

她望着挂在祭坛上方墙上的木十字架，这是教士去向异教的撒克逊人传教时，自故乡英格兰带回来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出自诺赞普兰郡的艺术家之手，比法兰克多数的基督像更加传神、有力。基督的身体伸展在十字架上，四肢瘦长，肋骨清晰可见，下半身的扭曲更强调了其肉身所受的痛苦。他的头垂向后，因此喉结突出一——奇特地展示他的男性特质。木头上又刻出几道深陷的纹路，显示他的多处伤口流下的血。这人像虽然刻得很有力，但也十分丑怪。琼安知道她应该对基督的牺牲满怀爱与敬畏，然而她却只觉得嫌恶。比起她母亲口中那些美丽又强壮的诸神，这人像显得又丑又残败。

跪在她身旁的约翰发出了呻吟，琼安伸出手去握他的手。约翰受不了这惩罚，她比他更坚强，琼安也心知肚明。虽说他十岁而她才七岁，她却觉得理所当然地必须呵护他。约翰眼里噙着泪水说：“怎么办？父亲会要我继续麦修的功课，可是我办不到。”

“也许你办得到的。”琼安嘴里虽这么说，却明白哥哥为何会担心，他也想读好书，可是他脑筋一向就比较钝。

“不可能。”约翰坚持道，“我又不像麦修。你知不知道父亲本来计划带他到埃肯去，请求允许他进巴勒汀学院？”

“真的？”琼安很惊讶。皇家学院！她没想到父亲对麦修的期望这么高。

“我连多那塔斯传道书都还没读透呢。父亲说麦修九岁时就已熟读了，而我都快满十岁了。我该怎么办？他会揍我。”约翰开始哀号了，“我不想被揍！”

古伦出现在门口。她紧张地朝后面的房间里望了一眼，便快步走向约翰。“不要再说了。你要你父亲听见吗？不要说了。”约翰笨拙地爬下祭坛，仰头哭叫，丝毫听不进母亲的话，任泪水滚落红烫的双颊。古伦抓紧约翰的肩膀，将他揽到怀里。“你不可以再哭了。为了你妹妹，为了我，你要安静下来。”她轻摇着他，一边安慰他一边央求他。琼安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知道她哥哥说的是真话。约翰并不聪明，他不可能以麦修为榜样。可是……她好似突然得到了启示，整张脸都兴奋地涨红了。

“琼安，怎么？”古伦注意到她女儿脸上古怪的表情了。“你不舒服吗？”她很关心，因为谁都知道带泻痢的恶魔会在一个家中徘徊不去。“没有，妈妈。我只是有个想法，一个很棒的想法！”

古伦暗想着不妙。这孩子一堆古灵精怪的想法只会使她惹上麻烦。

“妈妈，我可以继续麦修的功课。”

古伦因为太过震惊，一时没有答腔。她的女儿，她的宝贝，她最珍爱的孩子——她只与这一个女儿分享她的语言及她族人的秘密——她要去读那些基督徒征服者的经典？琼安竟会有这样的建议，便已重重伤了她。“胡说八道！”古伦斥道。

“我可以用功读书。”琼安坚持道，“我喜欢读书和学习，我做得好，那样约翰就不必受苦了，他不喜欢读书。”约翰发出一声啜泣，他的头仍埋在母亲的胸前。“你是女孩子，这些事不是你做的。”古伦不屑地说，“再说，你父亲是绝不会同意的，我不准你对父亲说这件事。”

“可是，妈，只要我能让他……”“不许再说了！”古伦的语气说明了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琼安不再说话，她伸手握住麦修为她刻的那个圣凯瑟琳的勋章，固执地想着，“我会拉丁文，约翰却不会。是女孩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走到放置《圣经》的小木桌前，拿起厚重的《圣经》，摸着封面上熟悉的刻字。木头与羊皮纸混合的强烈气味使她联想到麦修，以及他们两人一起念书的时刻，还有他教会她的一切和她仍想学的一切。

母亲背对她坐着，搂着约翰，琼安拿起翻开的书，走到隔壁房间去。她父亲坐在椅子上，弯腰低头，脸埋在双手中。琼安走近时并未惊动他，她突然害怕地停住脚步。这想法根本不可能，太荒谬了，父亲绝不会同意的。她正要退开时，他却移开双手抬起了头。她站在他跟前，手上捧着摊开的书。当她开口念书时，她的声音因紧张而颤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没有打断她，她愈来愈有自信：“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些句子的力与美引导着她，并带给她力量。她读完了一整节，自知念得很好，满意地涨红了脸。一抬头，她便看见父亲瞪着她看，她一口气说了出来：“我识字。麦修教我的。我们彼此保密，不让别人知道。父亲，让我继续麦修的课业，我会……”

“你！”她父亲怒吼道，“是你！就是你！是你使上帝的怒气降临到我们身上。不自然的孩子！恶灵！是你害死了你哥哥！”琼安倒抽了一口气。教士高举着手走向她。琼安扔下了书，想拔足狂奔，但他已捉住她，用力一拉，同时另一手握拳重重落在她的脸颊上，打得她头昏眼花。她被扔向远端的墙，头用力撞到墙上。父亲冲了过来，琼安等着挨下一拳，但他却出乎意料地未再挥拳。过了一会后，他的喉咙发出嘶哑、粗嘎的声音。她意会到他哭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她父亲哭。

“琼安！”古伦急忙走进房里。“孩子，你做了什么事？”她在琼安身旁跪下来，注意到这孩子右眼下的淤黑。她以身体挡在她女儿和她丈夫之间，低声说：“我是怎么告诉你的？笨女孩，看你做了什么！”然后她大声说：“去找你哥哥。他需要你。”她扶琼安站起来，将她转向另一个房间。教士阴沉地注视琼安走向房门。“忘了那孩子吧，先生。”古伦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她并不重要。不要绝望，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儿子。”

第三章

在琼安九岁那年秋天的打谷月，她第一次见到埃斯科拉庇俄斯。他在前往麦兹就任教堂学院教职途中，在教士家稍做停留。“欢迎，先生，非常欢迎！”教士高兴地接待埃斯科拉庇俄斯。“请进来休息。古伦！快拿酒来！先生，您的光临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琼安自父亲的言行中领悟到埃斯科拉庇俄斯是个极有名望的学者。他是希腊人，穿着拜占庭的服饰，在白色亚麻罩衫上别了一个简单的金属别针，披一件绣了银线边的蓝色长外套。他蓄着短发，像农人一般，但却抹了油并平整地向后梳。琼安的父亲遵照法兰克教职的常规将胡子刮得很干净，但埃斯科拉庇俄斯却留了长长的大胡子——像他的头发一样雪白。

当她父亲叫她过去见客人时，她感到很羞怯，不知所措地站在陌生人面前，盯着他编织精美的凉鞋鞋带看。最后教士终于让她离开，要她去帮她母亲准备晚餐。

当他们在餐桌旁就座后，教士说：“我们习惯在用餐前念一段圣经。今晚有荣幸请您为我们念吗？”

“当然。”埃斯科拉庇俄斯面带笑容，慎重地翻开那本木装书，翻着脆弱的羊皮纸页。“这是《传道书》中的经文。‘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琼安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拉丁文。他的发音很不寻常，咬字清楚浑圆，如雨滴般清晰，毫不含混拖拉：“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琼安也曾多次听她父亲念同一段经文，但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念诵却使她感到无比悦耳。埃斯科拉庇俄斯念了一段后便把书合上。“非常精美的一本书，字迹优美。一定是你从英格兰带来的吧？我听说那里的工艺非常发达。这年头要找到一本像这样文法精确的抄本太不容易了。”

教士高兴地涨红了脸。“在林地斯法恩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像这样的抄本。这一本是主教任命我到撒克逊传教时委托给我的。”

晚餐结束后，约翰热切地说：“君士坦丁堡的街道真的铺了宝石、喷泉真的喷出金子来吗？”

埃斯科拉庇俄斯大笑。“不是的，不过那是个美丽又富庶的地方。”他开始描述高踞在山丘上的君士坦丁堡，细说那些有大理石圆顶、漆成金色或银色，总有数层